



麦黄杏

聊城袁方华

周末下班时，漫天霞光里，看到一个头戴草帽的黑瘦老头挑了一筐杏子，蹲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候卖。我看到隐在竹筐里的杏子，嘴里无可抑制地泛出一股酸水，一种情愫突然呼啸而来。

我家老院里也有一棵半围粗的老杏树，春天还能开出大团大团的花，白色素锦一样，花落后长出纽扣大小的青杏，在椭圆的叶子里翻蹄亮掌，若隐若现。

我小时候，院子里并没有杏树，只有一棵老榆树和一棵碗口粗的枣树。邻居二奶奶家有一棵杏树，就长在两家低矮的院墙处，有一歪扭扭的树枝越过墙头，探进我家院里。能看到小青杏时，妹妹就会每天问我：哥哥，这些杏什么时候才能吃啊？

我当然知道，麦子黄了梢时，杏就可以吃了。但这些杏不是我家的，即使熟了，我和妹妹也吃不到，因为邻居二奶奶是一个特抠门的小脚老太太，她会在杏子成熟的某一天，摘下所有枝头的杏子，当然也包括探过我家院子的这些杏子。

我发誓要领着妹妹去田野里挪一棵属于我们的杏树。

田野里总有吃过的桃核、杏核，在春天的麦地里挑出细嫩的枝叶。我和妹妹找到这些野生的杏树或者

又到了甜瓜上市的时候了，超市里，翠绿的小甜瓜被排成宝塔的形状。

那天，妻子买了几个甜瓜回家，洗干净了，把瓜瓢清洗干净，切成方形的小丁，摆放在白瓷盘里，周围还放了几支牙签，招呼全家人一起享用。我心里暗笑她的娇气，吃个甜瓜搞得像吃西餐似的。

我们小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小的时候，很少有人家种甜瓜。大田里除了小麦玉米，就是棉花。一些小块的田地里，种着些茄子豆角，或者是老倭瓜之类的。一来是为了填饱肚子，二来种甜瓜是个精细活，麻烦得很。

但谁家如果种了甜瓜，会早早就被我们侦察到。

那年，二大爷在棉花地中间种了很大一片甜瓜。

二大爷是个细心的人，他种地不咋地，种瓜倒是一把好手。撒种的时候，一块地被他弄得平展展的，泥土被他弄得像面粉一样精细。一颗颗小种子舒舒服服地躺在里面，只等一场细雨，小瓜苗儿就从土里露出怯生

桃树苗，小心翼翼地挪回我家院子。

可它们总会死去。甚至还来不及开出粉红色或者素锦一样的白花。

那年夏天，我已经忘了那是我生命里第几个夏天。杏子再次成熟，我决定和妹妹摘些杏子吃。我感觉妹妹说得对：哥，跑到咱家的杏子，就是咱家家的。

我和妹妹终于吃到了杏子，可预料的代价也如期而至。二奶奶找到我爸妈，跟我们大闹了一场。

秋天还没到的时候，我爸不知道从哪里挪来一棵茶碗粗细的杏树，栽在院子里矮墙处。

来年春天，病恹恹的杏树还是开了半树杏花。麦子黄了梢时，结了半树比牛眼还要大的杏子。我和妹妹耀武扬威地骑在矮墙上，过瘾地吃着有着麦香气息的杏子。我爸狠狠瞪了我们一眼，我们才不再那么放肆。

忘了是哪一年的夏天，夜里突然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。早晨我和妹妹鞋都来不及穿，跑到院子里，看到地上一层白花，还未融化的冰雹，当然，还有那些将要成熟的杏子。奇怪的是，二奶奶家的杏树还有一枝杏子硕果残存，沉沉坠在枝头。

那年，二奶奶一反常态，给我们家送了一大碗成熟的杏子。我妈还特地炸了糖糕，让我和妹妹给老太太送去。

至此，两棵杏树慢慢越过矮墙长在了一起。

二奶奶早已作古。老家的宅院已荒废，但那两棵老杏树还在，跨越了矮墙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我只能牵着记忆的丝线，梦回故乡，看杏子缀满枝头，二奶奶还在浅白的月光里轻摇蒲扇，哼唱那首我和妹妹最喜欢偷听的歌谣：小巴狗，你看家，我到瓜园偷甜瓜。一个甜瓜没偷着，小巴狗在家汪汪咬。咬的谁？张果老。来干啥？来偷草。偷草干啥？娶媳妇……

生的两片小叶子。

小叶子渐渐像张开的手掌，慢慢地伸出藤蔓。细小的黄花就隐藏在这叶子和藤蔓之间了。

这时候二大爷就开始忙起来了，如果下了雨，地面上连着几天湿漉漉的，二大爷会在中午给它们翻翻身，一大中午，二大爷都在瓜田里度过。黄色的小花渐渐脱落，小瓜慢慢成形。二大爷会用土块压在藤蔓上，叫做“压瓜”。据说，这样长大的瓜会更甜。小瓜越来越多，二大爷也就越来越忙。我们仿佛闻到了清甜的香味。

棉花长到半人高了，人在田里就会被绿色淹没。小伙伴们会找一个安静的中午，伏在棉花田里，用两个胳膊带着身体匍匐前行。

我们像一群饥饿的小兽一样在瓜田里找寻，那些有经验的孩子会在甜瓜的顶部使劲闻一闻，一丝甜甜的香气会顺着鼻孔，进入肺部，弥漫全身。把瓜摘下来，也顾不得擦一下，狼吞虎咽。如果有人挑了一个不太成熟的甜瓜，我们会看着他咧着嘴把它吃完，因为不熟的甜瓜往往有些苦

童年故乡的夏天

编者按

“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。”童年，故乡的夏天是热烈的，烈日直射，草木葳蕤，蛙声噪，蝉鸣长，但家乡绿荫浓，“芳菲歇去何须恨，夏木阴阴正可人”。童年，故乡的夏天最多情，调皮小儿“也傍桑阴学种瓜”，长者慈爱，父母情深。童年，故乡的夏天是酸甜的，桃红杏黄，记忆深处的瓜果，香飘半个人生。

在平常红岩

甜瓜

有时候，听到田里传来一阵细微的咳嗽声时，我们便顺着田垄逃窜，所幸我们从来也没有被抓住过。

有一次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，吹嘘起当年偷瓜技术多么高明。父亲幽幽地说了一句：“你二大爷是个仔细人，田里有多少瓜，他都清楚，他怎么会不知道你们偷他的瓜呢！”

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我们小时候能够吃上甜瓜，全赖二大爷的善良。

绿树阴浓夏日长

在平 丁杰

炎炎夏日，我那宁静古朴的小村庄是被绿树环抱的，骄阳似火也不怕，有满地树荫送着清凉呢。

奶奶家的院子里，有榆树、枣树、槐树、香椿树、石榴树、梧桐树等，枝叶繁茂，错落生长在各自最恰当的位置。半院子的绿树，仿佛搭起一个天然的大凉棚。

亭亭如盖的梧桐树下，有光滑的青石桌凳，还有木头小矮桌、小枣木凳、马扎。夏天的午饭和晚饭大都在梧桐树下吃。

我最爱吃奶奶做的凉面条，奶奶的手擀面我好像从没吃过。没有秘制卤料，不过是把刚出锅的面条，放在冒着凉气的井水中捞一下，浇上蒜泥、麻汁、剁碎的腌香椿芽、咸菜丁、豆角丁、黄瓜丝，来不及拌匀，就呼噜呼噜地狼吞虎咽起来，大快朵颐后，再喝一碗散发着麦香的面汤，小肚皮撑得溜圆。

爷爷爱捞鱼，隔三岔五就有收获，大都是鲫鱼和白鲢。一条条收拾干净，在那棵老枣树下，用几块青砖支起小铁锅，锅底点燃玉米芯或干树枝，锅内倒上油，葱姜蒜爆香，倒入小鱼，加入糖醋和浸过鱼的清水，盖上木制锅盖，咕嘟咕嘟地炖着，满院里弥漫着诱人的鱼香。

等汤汁收得差不多了，每一条小鱼都炖得香酥软烂入口即化，从头到尾顺口嚼就是了，已无刺可吐。令人垂涎的浓浓香气有时会将邻家爷爷吸引过来，我爷爷拿出珍藏的老酒，倒上两盅，老哥俩你一口我一口地慢慢对饮。

大街上忽然响起卖冰棍儿的吆喝声，爷爷会从身上摸出一两张毛票递给我，我顾不上穿鞋，光着脚丫在滚烫的地面上飞奔到大街上，那一毛钱三根的冰棍，甜丝丝，冰冰凉，爽口清心，是童年夏天里的可爱诱惑。

卖西瓜的来了，一车碧绿滚圆的西瓜停在村头那棵一搂粗的大柳树下，悠长响亮的吆喝声不一会儿就吸引了一群人，围着一车西瓜笑着拉价挑瓜，哪一个都爱不释手，抱起来轻拍几下，侧耳听听生熟，背回家放进刚从压水井里抽出的凉水中冰着。冰得差不多了，一刀下去，黑籽红瓤，熟得起沙，甜透心底。

吃饱喝足的午后，坐在树下纳凉，说着说着话就困得睁不开眼了。树荫里铺上凉席，刚躺下，梦就来了，一树树的蝉鸣仿佛是最动听的催眠曲。

傍晚的绿树下，人们聚精会神地寻觅一种宝贝——知了龟。这是每一个农村孩子在夏天乐此不疲的有趣活动。先把摸到的知了龟用盐水腌上，等到馋极的时候，无论清蒸还是油炸，都是难得吃上肉的童年里的无上美味。

星光满天或月色如水时，家人围坐在静谧的树下乘凉，奶奶摇着蒲扇，讲着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，小孩子躺在凉席上，听着古老的故事，数着满天的星斗，憧憬着梦似的明天。

日子悠长而缓慢，那时候以为时光永远那样安静，爷爷奶奶永远是发如雪笑呵呵的模样。多年以后的夏天，再次走进爷爷奶奶的院子，只有满院枝叶葳蕤的绿树和墙皮斑驳的老屋，在沧桑的流年里寂静相对。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
投稿邮箱：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，一经发现，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：2921234。

